

轻松知识情趣丛书

柳萌主编

杂侃趣味

俗人小品百科



时代文艺出版社

轻松知识情趣丛书：杂侃趣味百科

俗 人 小 品

柳 萌 主 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轻松知识情趣丛书:杂侃趣味百科

- 主 编 | 柳 萌
出 品 人 | 张四季
责任编辑 | 陆 风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 总编办:0431 - 86012927 发行科:0431 - 86012939
网 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 510 千字
印 张 | 18 印张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387 - 0716 - 8
定 价 | 89.00 元(全 3 册)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序 言

天下之事，分合交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红颜祸水，倾国倾城；历史有无数个选择，选择在某个人手里；内忧小人干政，外戚、宦官、后宫；中忧官场腐败，官逼必然民反；外忧民族矛盾，异族虎视眈眈……最难说清楚的，莫过于对艺术的认识！因为，她们以自己的方式，构成了一个怪陆离的现象世界，那里有无穷尽的光、色彩、图案和声音……有数千年像河一样流荡而下的心灵的波动。也许只有通过她，才能以心对心地同我们的先哲，同跨越国界、素不相识的人们，以“游”的方式进行最真诚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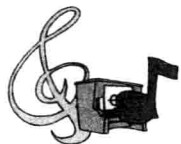
杂侃产生了智慧火花，突然有一天我们从心灵的深处感受到了比光还要强烈的崇高感！本书是一本有关杂侃的书，这是一本有关理论探索、艺术教育与管理、艺术创新思考的杂侃文集。



目 录

墓 地	1
“拉祖配”新论	7
挤 车	13
姑妄言之三则	21
处级和尚	27
世无完人论	35
捉不住的鼯鼠	41
美丽地生活着	49
龙年谈龙	61
生亦依依,死亦依依	69
俗人小品	83
真的,我吃过几万只蚂蚁	95
素面朝天	101
夜 嫁	107
麻将乐	115
钧瓷的过去与今天	121





轻松知识情趣丛书：杂侃趣味百科

吃动物	127
读书苦乐	139
恨 书	145
逛书摊	151



墓 地

冯
骥
才



**死**

亡并非凄惨，并非一片空茫。死亡也是诗，是生命化入永恒的延续，这是使我每逢到国外，路经一处墓地，必要进去流连一番的原故。它与中国坟地不同，毫无凄凉萧瑟之感，甚至象公园，但不是活人游乐而是死人安息的地方，处处树木幽深，花草葳蕤，一座座坟墓都是优美的石雕，有的称得上艺术杰作。在德国我见一座墓，墓石两边浮雕一双巨大的耳朵。死者长眠地下，还要倾听世间的万籁，这才叫不甘寂寞。这一双石耳线条浑厚而洗练，和胖墩墩墓石谐调为一个浑厚的整体。墓碑上刻着一行字：“我带不走的只有爱。”

看来这雕刻家象死者的朋友一样了解他。

漫步墓地间，浏览在那些树影深处、花草丛中各式各样的坟墓，真比在安特卫普的雕塑公园享受更多也感受更多。因为这里永远沉睡着无数连梦也没有、绝对安宁的灵魂。他们曾经是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人。此时，每一个墓穴里安葬着一个故事。小说家的故事是虚构的，他们的故事却是真实的。他们的容貌、个性、过失、业绩、命运以及真切的内心无从得知，只有任你去猜，一大片人生的想象构成墓地无限的空白。仅有的提示，便是墓碑上的铭言。我最喜欢伫立在这些陌生人的墓前，默然读着这些碑文。墓碑上很少“树碑立传”和“歌功颂德”，大多只有生卒年月，还有一句或几句话，大多是死者留下的遗言，或是他的亲友对其



最后的馈赠。有几个碑文至今仍然记得：

“所有的事我都快乐，包括这一次。”

“我是个酒鬼，现在才真醉了。”

“忘掉这个人的过失，记着他的好处。”

“你不认识我，我从未成功过，我的朋友都牢记我，凡事我都认真地做过。”

常常见到墓碑前斜放着一枝鲜艳的玫瑰，或是一大束死者生前喜欢的花。那是饶有诗意的想念。

在英国一处墓地，深秋天气，我见到一个老年妇女在地上拾落叶。她把精心选择到的最美最红的叶子一片片轻轻放在一座坟墓碑上的石板上。她做得好虔诚，又好象在享受着什么。我在公墓绕一圈回来，她不见了，只有墓穴上盖一大片秋叶。太阳静静晒着，好象愈晒愈红……



欧洲宗教说死者要进天堂，中国佛教说死者要进地狱。进天堂快活而安详，因此西方的葬礼没有闹丧。幻想的形象是天使，不是阎罗小鬼牛头马面；祭奠用鲜花而不用疼人的纸花。西方宗教思想讲出世，中国的儒家讲入世之道，对死的想象紧紧联系着生存现实，每到祭日便要烧纸钱纸衣纸车纸马，如今还烧纸电视纸洗衣机。中国人重实际，这也是中西文化传统的区别。

夏威夷的一片墓地给我印象独特。在山顶一片平荡绿茵地上，放着上千块距离相等的方石板，大约一本



俗人小品



杂志大小，这是小小石棺，是埋葬骨灰用的。据说凡是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都可以埋葬在这里，石板上只有号码，埋葬好，就按号码把死者名字刻在前方一堵青色的墙上。这地方风景极美丽，无时无刻都有潮湿的海风轻轻吹拂，清爽而透亮。棺是统一规格的，不论死者身份，不分大小粗细，完全相等。我忽然想起雨果在巴尔扎克墓前的一句话：“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也是伟大的自由。”

当然，凡是对死的寄语，都是对生存世界的追求。



“拉祖配”新论

于浩成





不管人们说起什么新鲜事，特别是谈到外国有什么新的发明创造之类，总会有人跑出来，说这些并不新鲜，在我国古代早已有过了。对这些人无以名之，大概可以称之为“古已有之”派吧。这派人的历史癖，较之从前的胡适之先生来，可能犹有过之的吧。他们可以称得起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尤以擅长攀比、对号和附会。你一说火箭，他马上就说什么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火箭发射原理殆与我国小儿在逢年过节时燃放的爆竹、二踢脚无异云；你一说机器人，他立即又讲到什么诸葛亮发明过木牛流马，应被推尊为世界机器人研究之始祖……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对于这些人念念不忘吾人祖先往昔的光荣业绩，不遗余力地加以宣扬，别人似乎还不便加以非议。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他们这样热心讲说的动机，也还不能说有什么不好。不管他们说怎样荒唐可笑，总还可以归入爱国主义的一类，至少比“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那一派强得多的吧。




老实说，不怕这些同志生气，我以为他们的这些宣传与真正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毫不相干，只不过是或多或少的民族夸大狂的一种表现而已。民族夸大狂同自轻自贱的民族自悲感一样，不过它是处在另一个极端，它也就是鲁迅先生当年揭示过的“阿Q”精神的流风余韵。阿Q不是有所谓“精神胜利法”的吗？面对任何一件新事物，阿Q总是以一种不屑一顾的鄙夷的口气说：这算




得什么，我们祖先可阔气多啦，什么没有见过，玩过！

不久前有的同志写过文章，把上面说的什么都是“古已有之”的现象概括为一个借用的词儿——“拉祖配”。该文的主题正是对这种虚骄的，充满阿 Q 精神的民族夸大狂进行揭露和批评，划清民族夸大狂同真正爱国主义之间的界限。根据我读了这篇文章以后的印象，该文似乎并不否认有些事情确实是“古已有之”的，因此，有的同志最近写文章举了不少实例证明“古已有之”的事确实不少。这一说法未尝不对，我以为未免是无的放矢，文不对题了。因为问题的焦点倒不在于事实的有无，而是我们究竟应以什么态度对待这一类现象。



我以为还应该提出的是，表面看来“古已有之”论者，也就是总喜欢搞“拉祖配”的人似乎给人以特别尊重历史事实的印象。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假相。我这样说的根据是，他们热心论证的“古已有之”的事物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好事，坏事则绝无仅有，这不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吗？我倒觉得，如果把今天的一些消极事物也来一个刨根究底、探本求源，证明这些早就“古已有之”，使人们更深刻了解到封建遗毒对我们危害的既深且久，更加坚定我们肃清它的决心，那未尝不是一件极大的好事。

引起我产生上面想法的契机是很偶然的。最近我到洛阳参加一个全国性的业务会议。洛阳是我国古都之一，





名胜古迹很多，过去曾多次乘火车路过，可惜从来还没有下车住过一两天，这次如愿以偿，十分欣幸。到达的当天就买了一本《古都洛阳纪胜》。坐在旅馆里随便翻看，看到第27页，我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地兴奋起来了：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春，隋炀帝请诸藩酋长来到洛阳，于正月十五日在端门街演出各种戏剧杂技，整月不息，所费金银数以万计。诸藩要求进入丰都市做生意，隋炀帝先命整饰店肆。檐宇整齐划一，挂上帷帐，珍货山积，人物穿戴华丽。胡客经过酒食店，统统请坐吃喝，酒足肉饱而散，不取分文。店家并解释说：‘中国富饶，酒食例不取值。’胡客无不惊叹。有个别狡黠的胡客不以为然，他们见用丝绸缠树，便说：‘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无言回答。”



看，我们今天有些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同隋炀帝杨广的做法不是还有些类似之处吗？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卡玛罢宴》，说的是我们有些部门对外宾过分丰盛优厚的款待，反而引起真心对我友好的外国朋友的非议。我们某些人“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的做法（例如临时布置一间房子接待外国人，但却让对方戳穿了西洋镜），难道不是上文讲过的虚骄的民族夸大狂的一种表